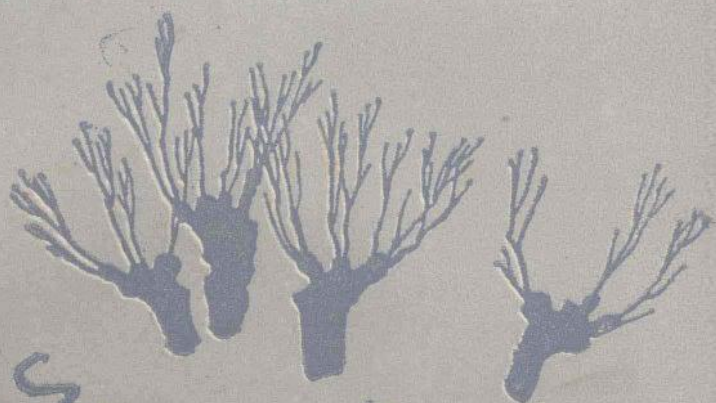




地方文献资料
信田地区散收选

目 次

李 湮

车队之歌 * 1

祝 凯

茶乡的歌声 * 7

竹叶笛 * 15

刘永胜

风雨丹江湖 * 17

小船儿摇呀，摇！ * 21

帆之歌 * 27

美女与丑男 * 166

董晓宇

小青河哟，黄河哟 * 31

外婆村边有口塘 * 35

中原和弦 * 132

徐光华

访花果山 * 40

珍珠树 * 43

玉色银花 * 47

李汉卿和他的妻子 * 157

陈 创

敬礼！大别山＊ 50

君山撷绿＊ 55

行吟者的恋歌＊ 60

李克俭

乐 土＊ 64

童 话＊ 67

桥＊ 69

孙炳鑫

在苏醒的土地上＊ 124

赵主明

钓蛭记＊ 72

濯足汤泉宫＊ 75

夏 勇

龙潭瀑布＊ 78

沈 凡

顾客心上的商店＊ 174

周百义

小石步儿＊ 80

甘其勋

茶乡客＊ 86

马德平

鄂北行 * 91

丰碑与老人 * 94

戴文波

沉默的放鸭人 * 95

吴万忠

小溪 * 97

彭华后

马路晨曲 * 101

叶照青 桂诗新

情满黑河 * 104

陈有才

太阳的骄子 * 107

胡德耀

天台山探胜 * 111

周慧超

雪（外一章） * 116

小 荷

不要了小屋 * 119

黄伯益

散文诗三章 * 120

殷世璜 沈惠珍

霞 * 122

曹金铸

淮河的笑声 * 179

编 后 * 193

车 队 之 歌

李 湮

有一串流淌着的音符，时时跳跃在我灵魂的琴键上，有如家乡那叮叮咚咚经年不息的山泉，叮叮咚咚经年不息地絮语着家乡父老世代代的忧与乐，苦与甜；深深的思索，拳拳的追求；昔日的怀念，未来的憧憬……

——呵，车队，历史的乐章！

小时的我，常和伙伴们站在那株曲曲扭扭的老皂夹树下的碾盘上，圆瞪着大眼，瞅着那条灰灰弯弯的黄泥巴小路，从脚下迤迤而去，一直伸到刚出来的象是哭湿了胭脂的太阳里；眼巴巴地数着一辆辆吱吱扭扭的木轮车儿哭似地载着全家的企盼，悄没影儿地消失在惨淡的晨霭里……

晚黑，我们又眼巴巴地渴盼着一辆辆吱吱扭扭的木轮车儿从如血的残阳里，渐渐地蠕动着，象蚂蚁，象绵羊，象一头头超载的黄牛，艰难地从那条寂寞的黄泥巴小路上缓缓地冒出来，推过来……

我们是和着那忧郁的吱扭声，数着车儿去，又数着车儿回来的呀！

呵，那驼峰般的木轮车儿，那无尽的泪点儿般的脚印儿，那渐渐切近又渐渐远去的哭似的吱扭声儿，郁郁地谱在全家辛酸的心页上，凄凄地摇曳在我童心的屏幕上……

——那不歇声儿地吱扭着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失望的木轮车儿呀！

可是，轰隆隆的炮声竟将大妈们的独轮儿推到了那令人神往的烟火中。

朝霞夕照里，我又和伙伴们拿着杆红缨枪，站在那株老皂夹树下的碾盘上，一边是放哨，一边是巴望着那彤红的地平线上窜出一长溜儿独轮车队，听到悠扬轻快的叮叮当当的铃声。

于是，一串串令人羡慕的故事，迫不及待地从那叮叮当当的铃声里飘了过来……

“大大回来了，大大又打死好多鬼子啦！”

“大大回来了，大大又打死好多蒋匪狗子啦！”

——那叮叮当当声里带来了胜利又带来了欢乐的独轮车儿呀！

从天安门城楼的礼炮声中，从鲜艳夺目的五星红旗下，“啪——得儿——驾——”，飞也似地赶了过来。

我们这伙光腴猴儿，第一次驾起了归自己所有的新崭崭的朱漆大马车，往返于纵横的田畴间。载着绿幽幽的苗，是希冀和未来；载回金灿灿的谷，是丰收和喜悦。那得得的马蹄足音，那辘辘的车铃声，那朗朗的笑语，那美滋滋的歌声：

“要问大车哪里去也，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

——那红红火火的马车队呀，驮来了一个红红火火的新世界！

不是么？那株老皂夹树似乎又添了许多年轮，一条浓荫匝地的大马路横卧在它的脚下。

当东边天地相连处露出一丝微白，不！当雄鸡第一声啼叫的时候——

“轱辘、轱辘——”那是架子车儿运肥哩；

“得儿、得儿，驾——”那是大马车儿送粮哩；

“嘟嘟嘟——”那是拖拉机拉走又一批外商定货哩；

“铛铃铃——”那是早起的人们蹬着自行车儿去赶远场的集市哩；

……

——五彩斑斓的笑声，催着五彩斑斓的车队，拉来一个五彩斑斓的黎明！

正当地平线使足劲儿将那歇息过来的红火球从地底下拽出来时，小镇沸腾了，四通八达的沟渠般的大路小道儿也沸腾了。

叮叮当当，从山坳里涌出一条火龙：小毛驴撒着欢儿，腾开四蹄，驮着一车车红的山楂，红的苹果，红的李子，红的杏儿，和一张张红的笑脸儿，一溜溜红的热话儿：

“他大爷，今几个我这个土埋半截身子的老木也该照张相了，说啥也不能象先前那个样儿死个没影儿。”这是老鸦沟的说话光跑风的张寡妇，老远扯着个破嗓门儿乐颠颠地说个没完。

那边儿朱漆的大马车上几个穷的臊腥的“老五保”，如今也怀里鼓囊囊地兴高采烈地去逛大街呢。温风抹平了松树皮似的皱脸，他们相互招呼着，谦让着，安闲自在地坐在车上晃悠着，向前驶去。

得儿得儿，驾——咻——随着节奏分明的旋律，从绿树环绕的密林喷出一道金色的车流：牛、马、骡儿相互打着喷

噍，驮着一袋袋稻谷，一兜兜玉米，一筐筐高粱，一车车欢声笑语和那溢光流彩的小调儿，高高兴兴地向小街涌去。耸起金子般的粮山，金子般的信仰……

镗铃铃，镗铃铃——令人倾羨的还是这一股络绎不绝、五彩缤纷的自行车的河流：飞鹰、飞鸽、凤凰、梅花鹿……从仄径上，从田塍，从山村里飞了出来。

瞧，那露着红瓦飞檐的绿林中，随着噼哩啪拉的鞭炮声，又飞出一小溜儿车队：驾着“飞鹰”的穿着白生生的确良褂儿的不是牛仔子哥吗？后坐上穿着玫瑰红连衣裙的不是小英子吗？那两张艳红的笑脸儿被两朵大红花映得越发火红了。

——你大嫂不晓得吧？想当初确实吹了，不就是因为没只“老鹰”呗。

——哎哟哟！这亲亲的一对儿，多配般呀！

说话间，“嗖”的一声，一串铃声，一串笑声，荡漾在车的海洋里……

是呀，这些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如今闲了，乐了，胀了，是不甘寂寞的，都往一堆儿挤。于是，镶了绿边的一条彩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微风轻拂着一张张苹果似的脸蛋，吹起朝霞般绚丽的衣衫，弥散着醉人的小调。路，飞速地向后退去……

小镇，被东西、南北两条大道剪为四半。有四股力的溪流，不！力的巨澜在起伏开阖，纵横奔涌。

每辆自行车后座上，驮的是五颜六色的山货，秀嫩水灵的蔬菜，活蹦乱跳的鲜鱼、鸡鸭，花样繁多、精巧不凡的手工造；驮的是这家的所需，那家的剩余，满园春色，一池春

水，驮的是收获的欣喜，火红的富足……有力的脚坚实地踏着车，阳光在锃明雪亮的车瓦圈上记下抢得的时间，计算着富裕的程度……

——五颜六色的车队，五颜六色的商品，打扮着艳丽多姿的小镇。

顿时，小镇活了，窄了，热闹了——密密稠稠、挨挨排排的自行车的海洋，波涛般在小镇上翻滚倒旋，回波逐浪……甜美、热烈、沸腾的氛围包围了膨胀了的小镇，包围了悠哉游哉的人们。醉了，小镇；醒了，人们……

晚霞里，不起眼的背兜里装着祖母的童话，妻子的遗梦，小宝贝女儿的洋娃娃；装着家用彩电，装着汗水的追求、满足，醉意浓浓地飞向农家小院……

——好一条热烈而富足的车队呀！

呵，这车的队伍，不！是一股滚滚滔滔的车的洪流。

它憋了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积蕴了无尽的能源，终于到了这一天，钳制已久的闸门被冲开了，它欣喜地、狂热地、一泻千里地喷涌出来，狂涛巨澜，滚滚向前……它是希望的流动，是心潮的翻涌，是一股充溢着生之力的生命之流，生命之歌。即使是悲观厌世者目击此景，也会陡升生之欲望，那颗枯萎、衰颓的灵魂，也会化作一朵莹洁的浪花汇入这争先恐后、奔腾不息的洪流之中……车轮，在随着人们急促的足音的节拍，激越的幸福的心跳，旋转、运动；都在随着东逝的流水，无情的时针、分针、秒针飞速地旋转、运动。整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角角落落都随同这向前的车轮飞速地旋转、运动……

——好一条车队，向前的，飞速地旋转着的车队呀！

呵，这就是车队。不断更新的车队；
呵，这就是历史。不断发展的历史。
车队创造着历史，
历史更新着车队！

（选自1984年第12期《散文》）

茶乡的歌声

祝 凯

中国是茶的故乡。有饮茶癖者，怕不少吧。

有朋自茶乡来，送我一包信阳名茶——云山毛峰。

果真名不虚传！这茶叶的条型细而且直，绿而且圆，上面布满茸茸的白毫。撮一撮放进玻璃杯中，把滚沸的水冲进去，立刻闻到一股诱人的馥香。那叶片在杯中打着漩，渐渐地舒展，上上下下，浮浮沉沉，很快可见落在杯底下的茶是地地道道的一旗一枪。浓绿清冽的茶汤，翡翠似的叶片，使杯中的景象变得十分动人：这简直象电影中见到的海底世界的一隅——茶汤是绿的海水，茶叶是绿的海藻，而间杂在其间的茶叶嫩芽儿正如一枚枚海螺栖息在上面，一尾尾鱼儿游得累了，在水藻丛中小憩一下。

这样的色泽，这样的芳香，吸引着你去品尝。我端起杯子，顾不得烫嘴，就吸饮起来。

啊，用品茶家的话说，真是“色、香、味”俱臻上乘。

“美！美！”我赞美着。

“美？是美！”朋友笑着说：“要体会茶的美，还得上茶山。”于是，他给我讲了一些茶乡的动人的故事，还特地向我介绍了有名的茶把式山大伯和他的女儿、制茶能手茶姑。

云山名茶的芬芳，朋友的热心介绍，使我顿生对茶乡的向往之情。

正是草长莺飞的谷雨天，我来到了茶乡。谚云：“清明摘不得，谷雨摘不彻”。茶叶生产的季节性很强，茶农说“早采一天是宝，迟采一天是草”，现在正是紧张的采摘春茶的时节。

一接近云山茶场，就发现茶山是真正诗情画意的地方。你看，一层层梯式的茶园从山腰盘绕到山顶，一丛丛碧绿的茶树，织成了柔软飘忽的彩带，缠上了山巅，把山岭变成了一座座琉璃柱、翡翠堆。采茶姑娘身着春装，双手不停地采摘着春茶。她们时而为骤然腾起的云雾所遮掩，时而又用歌声驱散云雾，露出她们健美而又轻盈的身姿。特别是当清风把姑娘们的歌声笑语伴和着山花芳馨一齐向你送来的时候，真使人有如入仙境之感。那茶歌是轻柔的，轻柔得就象山谷里浮游的云丝；笑语是清脆的，清脆得就象山上淙淙流淌的泉水。对面山上的姑娘唱：

天上浮云撵浮云，
地上茶树齐争春，
三中全会送春风，
茶农劲头日日增，
绿了茶山暖了心！

“好！”我禁不住赞美这情真意切的茶歌。这是春之歌啊！我正在细细玩味，只听一声长长的“啊——”声之后，从我身后的林壑中，又飞出一串茶歌：

画眉落进茶树林，

姑娘采茶云中行，
隔山隔水不隔音，
茶歌一曲送北京，
一片春茶一片心！

“好！好！”我连声赞美。

“好？好歌有的是！”向导充满自豪地说：“越往前走，茶山越高，景象越美，茶歌越脆！”

是的，茶乡是画图，茶乡是诗乡。我们真的是走进了长长的山水画卷，投入了诗的海洋中了。听着这茶歌，我想，茶姑也许就在山上采茶吧？

循着歌声，我们向山上攀登。产名茶的地方总是极高极险的山。这山也越攀越高，山鹰已在脚下盘旋了，伸手便可以扯一片云朵了，这才走进了茶园。奇怪，本来是热热闹闹的茶山，为什么一下子变得悄无声响，没有一个人了呢？我正想转身寻去，突然间从青青的茶林中爆发一阵嘻笑声，一群姑娘从里面钻出来了，又笑又叫，又蹦又跳，真象飞出了一群画眉。她们早就发现我们了，这些好耍闹的姑娘啊，是在捉迷藏吧？

“同志弟，你是来找茶姑姑姑吧？”我转脸看，是一个长着一对机灵透彻大眼睛的小姑娘。她抿着嘴儿笑，红红的脸蛋就象一朵绽开的山茶花。她怎么知道我找茶姑？可见找她的人一定不少呢。

我看这个小姑娘很有意思，就逗着：“同志弟？我这么大年纪啦，该喊同志叔才对啊！”姑娘们也乐啦，嘻嘻哈哈地一边采着茶，一边七嘴八舌地嚷嚷着，围攻她们的小伙伴。

“春杏，快嘴鸭子打扁嘴，看你有啥子说？”

“春杏，罚你晚上揉茶时讲俩故事！”

“罚我讲故事？想死你们！”

“就罚你，就罚你！”

“喂，不讲理！——你们说，这云山十八盘，不是年轻小伙能上得来？我不叫同志弟，还叫同志爷咧！”

嗨，这姑娘的嘴好厉害呀！我正想再逗，有人打抱不平了：“杏子，你敢欺生客，还敢欺你爷爷？这十八盘就兴你个毛丫头上，就不兴俺们上！”这声音洪亮而又亲切，带着山里人特有的韵味。我回头一看，是一位银须银发、硬硬朗朗的老人，登上山来。姑娘更乐啦，围上去“山爷爷，山爷爷”叫个不停。原来，来的正是我要访问的那位老茶把式山大伯。我也走过去，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明我的来意。老人笑笑说：“不用客套啦，上山就是自家人。我是来迎驾的。茶姑那妮子这阵忙乎起来啦！新开的茶园多，几个公社都请她去传制茶经，忙得小辫子都竖起来了！”我说：“你培养的好接手！也是你老人家的光荣呀！”

“俺可不敢当呀。现在党的政策走直顺了，茶山格外旺火，俺们当茶把式的才有用场吵。”

我要去大茶岭，因为那儿有一株古老的大茶树。但去路山高崖险，我想请一位青年人作伴。谁知山大伯却一定要陪我去，看来我如果不同意，他会生气哩。

我们向茶沟岭的峰巅攀缘。这里比起云山更加陡峭，路更难走，但山大伯那样大的年纪，毫不在乎山高崖险。当汗流够、力气快用尽了的时候，我们来到老茶树下。这棵茶树，主干有四米多高，树身如小水桶粗细。它扎根在一个悬

崖的石罅里。那悬崖十分陡峭，人是很难上去的。茶树姿态婆娑，亭亭如伞盖，老远望去很象一个身披绿纱的少女，那根伸出树身外很长的树枝，恰似她的手臂，向前来探望的我们招着手儿哩。

她是寂寞的，因为她生在深山之中；她是孤独的，因为她身旁没有她的茶树姐妹，甚至其它的树木也极少。然而，她也是快乐的，因为春风不断地拂弄她的枝头，与她飒飒絮语；山泉日夜不息地在她身边弹着琴弦，使她乐而忘忧，有时甚至高兴得拍起绿色的巴掌。

山大伯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古时候，大别山并没有茶。这里的山是荒凉的，山民们穷得叮当响。有一年这一带瘟疫流传，死了很多人。有个好心的姑娘决心拯救乡亲们。她经过千辛万苦，去到仙山，找到一种叫茶的宝树。为了尽快地送回这种树叶，她变成了一只美丽的小鸟，叫茶姐画眉，飞回了大别山。姑娘救了不少乡亲，又带来了茶树的种籽，但她自己却恢复不了人形了。这是多么动听的故事、多么崇高的精神啊！

当然，这只是神话。传说是神农氏为了给人类寻找充饥的谷物、医病的药材而尝遍百草时，就发现了茶。根据《信阳县志》记载，此地种茶历史已很久远，在唐朝已列为贡品了。这棵老茶树恐怕就是“唐之遗老”了。统治阶级喝名山茶，增茶叶税，害种茶人，历史上不乏其例。信阳茶山在明朝末年就曾因租税过于苛重，而斩伐殆尽。漫长的封建社会，给世代代的茶农带来的除却贫穷，便是愚昧。

伫立在古老的茶树下，我想：神农尝百草，本来是为了给人们疗治病苦；茶姐画眉不远千里衔来了茶籽，用自己的

生命哺育了茶树，他们都不忍看这一幕幕的历史悲剧吧？今天，沐浴在春风丽日之中的茶农，也一定不会忘记苦难的往昔吧？

这时，恰巧飞来一只美丽的小画眉，落在老茶树上。她向着这边不住声地鸣啭着。她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我若也如公冶长能知鸟语，该有多好啊！……

云山茶场的烘房，被群山紧紧地抱在怀中。白天从山上看时，一溜十几间红瓦房，象落进翠谷中的一串红玛瑙。现在是夜晚，朦胧的月色中，那里的灯光虽不算十分明亮，但也可以照见它的身姿，加上房后有一挂十几丈高的瀑布，使得它酷似一艘在海里夜航的船，那瀑布便成了它鼓满劲风的白帆。

山区的夜晚，春风料峭，嫩寒丝丝。但一走进烘房，顿时让人觉得热腾腾，暖烘烘。这儿是一片繁忙景象：人们晾鲜叶的晾鲜叶，烧灶火的烧灶火，炒的炒，揉的揉，烘的烘，各操其业，忙忙碌碌。制茶技术性强，用山大伯的话说是“心盘算，手忙乱，身淌汗”，可紧张啦。

烘房中砌着一个挨一个的斜坡式的炒茶锅，排列得整整齐齐，使我想起了古乐器扁钟。不过茶锅都是一样大小，扁钟因要宫商协律而大小各异。

白天在茶山上见到的姑娘们，差不多全在这里。她们一个个手操竹帚（茶农叫把子），飞快地翻搅着。那嫩生生的茶叶在烧得发红的茶锅里，爆得“哗哗剥剥”直响。一个身材苗条、花的确凉褂袖卷得高高的姑娘，顺着茶锅，挨个查看。她动作麻利，举止大方，这就是茶姑。山大伯告诉我，